

再造歷史現場不是夢 從六龜后山手作步道開始(下)

在面前的靜謐山谷中，可以看見六龜里的聚落——在荒野叢林中的幾間簡陋住宅，和一塊塊耕地。在夕陽逐漸暗淡的光線下，我們只能辨認出村子的樹籬、檳榔樹、芒果樹和龍眼樹。」這是湯姆生筆下從老濃至六龜里「約十二哩」的紀錄。而游老師則以台灣堡壘圖套疊現今地圖的方式，配合數張百年前的實景照，實地踏查推估湯姆生當初來六龜的路徑，以及是在哪裡可以俯瞰六龜聚落。第二天在悶雷作響的午後結束施作活動後，三天發心接送我的學員之一 Steve 大哥，也是今年年初新台灣史研習營的共學夥伴，依我願載我至諦願寺走訪。其



第一組於轉彎駁坎處合影

實我在活動前一天下午就六龜，提早開始自己的走讀，除了觀察到土壟灣發電廠，也在六龜大橋上地公嶺山、位於極佳位置高點的山廟宇，沒想到第二天圖書館王主任就力薦該處。雖然最佳俯瞰老濃溪谷及六龜聚落的視界被施工圍籬有所干擾，但還是可以在此懷想湯姆生俯瞰目的地的六龜的當下。這裡距離游老師所推估的二處地點也算鄰近。



煮筍的筍坑

選擇不同的工具來因應地面狀況，發現雨鞋也能算是很好的工具，鬆土踏實。下午則是要多施作三處的路線，就地尋找現材、挖掘溝、依坡面力學壘起大小石塊都是學問。「你下坡一段距離後往上走，就知道路怎麼走才對！針對我提問為何不偏右小繞個樹再

過【辭職坡】。此一【辭職坡】，名稱是有些緣由的：首先，在名為山杉林的地方設有一分廳，人員每月接受六龜里派出所徵召一到二次，返回時，來到半山腰之處又飢又渴，稍做休息後，卻沒心思繼續爬了，既然如此，心想乾脆就辭職不幹算了。我來到此處，的確頗能體會那些當事人內心的感覺。」這是一名署名溪水的日人在《六龜里、甲仙埔巡禮》一文中，描述從六龜里西返杉林的描述。游老師在書中指出，此也呼應湯姆生紀錄自己疲累到「不想架起相機拍照」的描述。

而現今這個瑞晉在堡壘上所指、像迴力鏢的辭職坡，已經是舖上水泥的產業道路，也算是越嶺道六龜端最陡的一段路。但如今我們腳著登山鞋或雨鞋、身著快乾衣行走在乾爽的路面，沒有負重百公斤的玻璃底片等龐大攝影器材，也沒有抬著官員的轎

上坡而是切左側直上，銘謙老師要我自己觀察整段路找答案。我也發現身為步道師，除了要有路感外，也要有同理心，你覺得無礙，不見得一般人會走得順，這跟爬山走探勘路線開路的原則還是有所差異。

「感謝慧慧將我們這小小組負責的路面整理，讓我和孝伸大哥能全心全力處理駁坎路緣的部分。」所屬小組組長彥暉在結業式分享報告施作的狀況。一到施作區先放下背包及工具並認知工區範圍，上午先將有泥土、石塊、樹根及藤蔓混雜的地面整理，



索 (十一)

她想起《藍與黑》這本書開頭說的話：「一個人，一生只戀愛一次是幸福的；不幸，我剛剛比一次多了一次。」也許吧！感情的事誰知道呢？反正這輩子已經有過戀愛，就算真會「不幸」也沒有辦法。可是也不對呀！如果說那件事是不幸的開始，那麼……小蓉有點悚懼起來，好似有條無形的索已經套在脖子上，怎麼辦？如果婚姻不幸，一輩子要活在陰影中，那婚姻有什麼意義？

突然，小蓉看見鏡中的自己臉色倏地變紅，同時身體也火辣辣地發燙起來。不，不可以這樣，怎麼可以有這麼大膽的想法？小蓉坐下來把頭埋進手掌中。太瘋狂了！怎麼可以為了求破解心理障礙，並求嫁給阿亞呢？如果小亞把自己看成淫蕩豈不更得不償失？

「小亞……」她出聲輕喚。跟小亞認識是「意外」造成的。小蓉記得那時她剛請調回關廟鄉公所沒多久。一天早晨，當她經過仁德不遠的紅綠燈，親眼目睹載著小朋友的機車倒載著小朋友的機車後逃逸。她動了惻隱之心，記下車牌號碼，並下來幫忙，她先安置好稍擦傷的小朋友，朋友後，對她位有點過重的倒地婦人，就瞠目結舌。她站在那兒，看著那輛倒地的機車，她覺得好奇怪。阿彰嗎？

「阿彰！」她差點叫出口。不是阿彰，只是有幾分相像而已。這男人就是小亞——已經育有一子一女的有婦之夫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小蓉竟然對他很有好感，常常會與起見面的想法，她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，是因為他們長得相像？是因為他有愛心，會停下來一起助人？還是小亞從事代書兼土地仲介，他們常常業務見面或一起吃飯？到底這是種怎麼樣的感情？是緣是孽？是情是慾？為什麼跟小亞在一起時會覺得充實愉快？

小蓉把自己拋向床上。她想起阿彰說過的話：「上智者創造機會，平庸者把握機會，愚劣者錯失機會。」或許真該把握這次阿興家的提親呢！三十了，而且全家人都認為不該錯，尤其是嫁到台中，回家來連問帶罵地，把她糟塌地遍體遍傷。「叩叩叩」聽到敲門聲，小蓉迅速坐起，進來的不是姊姊玉霞。「怎麼不下去吃水